

埃及王朝 II

蠍子 之火

Christian

Jacq

著 克里斯提昂·賈克

譯 蔡雅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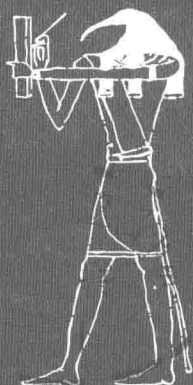
ET L'ÉGYPTÉ S'ÉVEILLA 2
Le Feu du scorpion

ET L'ÉGYPTÉ S'ÉVEILLA 2
Le Feu du scorpion

埃及王朝 II
蠍子
之火

Christian

Jacq



ET L'ÉGYPTÉ S'ÉVEILLA 2
Le Feu du scorpion

克里斯提昂·賈克——著
蔡雅琪——譯

埃及王朝 II：蠍子之火/ Christian Jacq著．

蔡雅琪譯．初版．臺北市．聯經．2012年9月
（民101年）．376面．14.8×21公分（小說精選）

譯自：ET L'ÉGYPTE S'ÉVEILLA 2: Le feu du
scorpion

ISBN 978-957-08-4044-5（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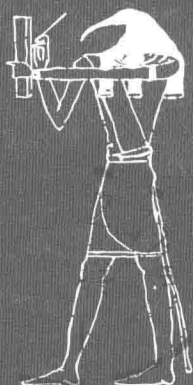
876.57

101015963

埃及王朝 II
蠍子
之火

Christian

Jacq



ET L'ÉGYPTÉ S'ÉVEILLA 2
Le Feu du scorpion

克里斯提昂·賈克——著
蔡雅琪——譯

埃及王朝 II

蠍子之火

ET L'ÉGYPTE S'ÉVEILLA 2
Le Feu du scorpion



444



1

這農民把受傷的小兒子抱在胸前，以畢生最快的速度向前奔跑。他竭力讓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遙不可及的目的地，亦即公牛氏族首領那座有堡壘保護的營地；到了那兒他就能躲過災難並獲得保護。

然而他怎能忘懷那個強暴他太太及女兒們的兇手？那人還殺光他的牛，摧毀了他的農莊。當時他搶到一根槌子，把一個正準備殺他兒子的利比亞人打昏，然後便逃了，藏身在高大的草叢間。

那些利比亞人……已經佔領埃及北方，大開殺戒，姦淫擄掠。這些野蠻人把殺人、搶劫與放火當作樂趣，四處屠戮人群並大肆凌虐。除了年輕男子、身強體健的成人與稍具姿色的女子會被收作為俘虜外，其他的都成了奴隸。

一枝箭從這位僥倖逃過一劫的男子耳邊呼嘯而過。那些在後追趕的人已發現他的蹤跡而跟了上來。但那有圍牆保護的營地卻還非常遙遠，非常遙遠……他從內心深處發出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

「我們一定能逃出去！」他在小男孩耳邊喃喃說道。

他唯一的優勢便是這片滿是泥濘的雜草叢，他對此非常熟悉，裡頭遍布流向各個水塘的無數支流。那些利比亞殺手習慣生活在乾燥地區，所以在這種地方想要前進便難上加難，其中幾個甚至還跌進流沙陷阱中。裡頭的水蛇受到干擾，便反射似地咬了他們的腳踝及小腿。

如果這農民能毫髮無傷走出這片紙莎草林，就能抵達一片平坦空地，看到那座有圍牆保護的營地，那也是他唯一存活的希望。到時，那些敵軍的弓箭手，是否還能射中他呢？

*

瓦許是利比亞部隊聯盟的首領，此時正凝視著那座農場被毀掉後冒著煙的瓦礫，以及裡頭那些住民被宰殺後的屍體。他身形高大、一顆頭顱四四方方，黑色眼睛，輕蔑地抬起下巴，對眼前这一幕絲毫不覺厭倦。

氏族首領中最強勢的公牛可是犯了兩個天大的錯誤。首先，他以為利比亞部落會永遠四分五裂，無法團結起來攻擊他的領地；其次，這位太過自信的首領，由於對此堅信不移，便領軍離開北方去攻打南方，後方只留下一批戰力不強的部隊保護土地與農民。

瓦許心裡一直有個縈繞不去的念頭：他想成為埃及兩地完完全全的主人。而想完成這個夢想，就得擁有一支臣服於他的戰鬥部隊才行。而這位大家稱之為「騙子」的首領，也真的運用狡猾與耐力，成功殲滅一些對手，建立起自己的權勢。

這個恐怖份子使的計謀可說非常成功。瓦許只遇到一點點微弱無力的抵抗，先剷除了一些年老、體衰及病弱之輩後，組成一支奴隸兵團，此後只對他這個新主人效忠。他的顧問皮提是個四十來歲的禿頭男子，兩頰圓滾滾的，以最兇猛的氣勢帶領每一次進攻。才幾個月時間，利比亞人便完全占據北方，並在還沒進行其他攻擊行動前，先在這裡定居下來。

皮提尷尬地來到這位最高統帥面前。

「主人，有個男的溜走了。」

「太大意了！」

「那傢伙的手腳實在太快。」

「得把他抓回來才行！」

「我已經把這任務交給伊凱許了。」

瓦許笑了。這伊凱許是天生殺手，那個逃犯絕不可能有機會逃過他的掌心。

「為了給他點教訓，把那些被關起來的都處決掉吧！任何一點點反叛之心，都該受到嚴格的懲罰。等伊凱許把那個垃圾帶回來，我會親自收拾他。」

*

有個利比亞人遭流沙吞噬，另兩個則被毒蛇咬了……追捕這名男子的過程實在不是好玩的。穿越這片紙莎草迷宮的同時，這些追捕者捉拿逃犯的熱情也降低了。這逃犯居然有膽對最高統帥的步兵展開攻擊。

「繼續追！」伊凱許下令，「我聞到獵物的味道了。」

這個黑巨人的指令無人敢不聽從。他出生於遙遠的努比亞，曾在目前已滅亡的大象氏族當過士兵，後來又加入獅子的部隊，接著又投靠利比亞，開始替瓦許賣命。這瓦許可是個真正的首領，有能力摧毀各個部族——他們已因不斷互相仇視而削弱了本身的勢力。伊凱許是個經驗豐富的傭兵，熱愛暴力，為求獲得尊重，面對任何危險都不會停下腳步。

瓦許會任命他為菁英特種部隊指揮官可不是沒道理的。公牛在他廣大領地的西北邊境，部署了一道微弱的防線，而伊凱許則負責加以擊破。他出其不意發動猛烈的進攻，獲得全面勝利，並發現一個與利比亞完全不同的世界。殺出重圍對他來說簡直是小孩的遊戲，大批進攻的士兵驚動了那些僅由小貓兩三隻看守的寧靜城鎮。伊凱許負責收拾敵軍，老百姓由皮提搞定，而最高統帥瓦許則坐享勝利。

公牛會如此缺乏遠見，伊凱許並不意外。他跟自己的同胞一樣，都沒料到利比亞人會入侵。難道他的名聲不足以嚇阻那些分裂的部族嗎？他遠離此地，正好讓這批貨真價實、訓練有素的軍隊有機會直搗黃龍。為了使人信服，這批軍隊必須冷酷無情。而伊凱許也一樣，深知瓦許個性殘暴，因此毫不猶豫地執行他的所有指令。

這個叛逆農民的逃逸事件，是第一件引人注意的小意外，有辱這支黑色軍隊的聲譽。他一定要將此人活捉回主人面前，到時，他的受死將會成為一場示範演出。以後就不會有人再想效法這放肆的傢伙。

伊凱許和他的手下，終於從這堆濃密的草叢間脫身而出。他們嚇了一大跳，全都楞住不動。在一片植被密布的平坦地面中央，矗立著一座堡壘，高高的柵欄由削尖的木樁組合而成。

這座第一次出現眼前的防禦裝置，吸引了他們的注意。

農民仍將孩子一直緊抱中，上氣不接下氣地奔跑。

一個利比亞人拉開弓箭。

「住手，」伊凱許下令，「交給我處理。」

這逃犯幾乎就快喘不過氣，肺中滿是熱焰，奔向公牛氏族這座堡壘的唯一入口。

這努比亞人不太高興。如今他不得不殺了這個獵物，這樣不免會激怒主子。然而發現敵軍的巢穴對他來說可是大功一件。未來他勢必會發動大規模進攻。

他的弓彎成大大的弧形，然後以驚人的速度彈回，射中那農民的兩肩之間。

那可憐人雖然非常痛苦，還是沒把兒子放開。

「我們一定能逃出去，孩子，我答應過你……答應過你！」

他的雙腿繼續向前奔跑，意志力依舊堅定。

柵欄高處箭如雨飛，逼得伊凱許及利比亞突擊隊不得不撤退。

堡壘大門開了一道縫隙。

一步、兩步、三步……身受重傷的農民不由自主地向前邁進。他的視線模糊，口中吐出鮮血，勉強撐住身子，直到有人伸出手攙住他，將他帶入公牛氏族的首都內。

此時，他也意識到自己已經安全，才將神經鬆懈下來，並感覺自己的生命正不斷流逝。這垂死的農民，好不容易才認清那些救命恩人的臉龐，抓住其中一人的手腕。

「請好好照顧……我的小兒子。」

「你不必擔心。他在這裡很安全。」

農民笑了，非常安詳地，吐出最後一口氣。

大門隨即重新關上，在裡頭避難的人都以為還會有一場盛大的攻擊。然而敵人卻撤退了。

堡壘的指揮官朝農民的屍體走來。

「他們很快就會再回來。這可憐人……他的勇氣不會白費，我們會照料他的兒子。」

一名壯漢抬起那小小的軀體。

「他也一樣，死了。」

2

年輕的納邁爾進入地底，越過甲蟲神殿的門檻，試圖戰勝祖靈給他的第二道考驗。他能在夜裡看見東西，有耐力保持緘默，還能進入最深沉的自我。自從掌握這些貓頭鷹般的長處之後，他已經歷好幾次由甲蟲聖令指示的蛻變。然而這些穿越黑暗的過程，是否能帶來美好的結局？

祖靈……祂是另一個世界的守護神，出現在人間，是為了教導他們神的話語。納邁爾是貝殼氏族唯一的倖存者，自從族人被某個神祕的掠奪者殲滅之後，他便誓言一定要把那人揪出來。祖靈為納邁爾立下一個不可能達成的目標，要他完成七道旅程，並獲得七種創造力，以了解不可見的力量，創建一個受諸神喜愛的國家。

神殿的入口消失了，地底世界的開口再度關閉。

這是個既陰暗又冰冷的世界，裡頭盡是令人不安的幽靈及威脅感十足的竊竊私語。現在已不可能往回走了，眼前又該選擇哪個方向呢？我們這位探險者，迷失在這令人窒息的寬闊世界中，極有可能會因恐懼或失去理智而喪命。

光是擁有貓頭鷹的視覺還不夠，眼前的黑暗仍舊如此深沉。然而這項優勢，使他得以避開一個坑洞，來到好幾條坑道前。納邁爾想起祖靈在他右掌心刻下的那顆五芒星，於是將手張開。

一束光芒從他掌心射了出來。

幸虧有這道光，使他能看清那些沒有出口的死路、尖石嶙峋的岩壁及頭上搖搖欲墜的坑頂。怎樣才能選擇正確的方向？若是隨便亂闖，可能會導致一敗塗地。他手邊僅有的武器是個有七個尖角的大貝殼，在這情況下看來，簡直是微不足道。這貝殼，是他繼承的那個氏族的神聖信物。

納邁爾把它放到地上。

這個聖物，以非常緩慢的速度開始旋轉，最大的尖角指向一條滲著水的通道。

這小伙子才剛走進那條坑道，背後隨即一片土石坍塌下來。如果剛才他多猶豫一會兒，現在早就被活埋了。

他又想起從前的漁夫生涯，原本一心一意只想在北方沼澤區安穩穩過活，一切卻因為那場慘劇而毀了。一群匪類橫掃他們貝殼氏族的村莊，殺光所有居民，其中包括他們的首領及那位小先知。幸虧後者的先見之明，他才保住一條小命。他決心展開復仇，希望能親眼目睹兇手的真面目。然而他只看見尖聲叫囂的鬼影四處交纏，一個比一個令人怵目心驚。

其中一個影子，朝納邁爾撲了過來。

他本能地用五芒星的光線射向對方。那個幽靈被射中後，轉化成一道令人作嘔的黑色煙霧。我們這位冒險家穿越那道煙霧，感覺到貝殼氏族的先人與精神使自己變得更堅不可摧。他那些受

苦的族人並沒有死亡，還繼續活在他身上。

那場殺戮的始作俑者已逃之夭夭，留下的唯一線索，是把雕成羚羊外形的象牙梳子。納邁爾前進的過程中，目睹了一場慘劇。身為某支氏族首領的驕傲獅子屬於戰勝的一方，領著一批冷酷的戰士與殺氣騰騰的成群獵犬，撲殺了那美麗而溫和的瞪羚。手無寸鐵的瞪羚是天生的外交高手，曾竭盡所能阻止這場戰爭。她斷氣之前，向納邁爾投以一個微笑。他再次在這位年輕女子的陪伴下，在沙漠中重新奔走。是她教他要挑選好的石頭來完成一個夢想，建立用來崇敬諸神的聖殿。

瞪羚氏族的精神，讓納邁爾的步伐更加有力，也使他得以瞥見一個和諧的世界，在那裡沒有弱肉強食這回事。他的誕生，意味著要戰勝獅子及鱷魚這兩位決心以浴血之戰來征服國家的氏族首領。這兩個貌合神離的盟友，已準備好要消滅公牛與蠍子的軍隊——此時這些軍隊正在南方聖城耐克恆前方陷入膠著。那些有著鷹首的護靈，在拒絕開門的同時，難道沒有將這些保護者趕開？

一場新的災難就要發生了。

鱷魚……這冷血殺手，帶領的是支既可怕又狡猾的軍隊。和平的破壞者，貝殼氏族的終結者，鬼影背後的指使者，以及這場盲目征戰的主謀，會不會就是他？對於戰鬥的意志力，使劍羚的精神重現。劍羚曾帶領一支既勇敢又驕傲的氏族，卻犯下一個致命錯誤，企圖攻佔豺狼的領地阿比多斯。劍羚為這個過錯所付出的代價就是自己的性命，他因此無法抵抗獅子的進攻，後者則很慶幸能擺脫一個對手。

劍羚的力量使納邁爾的雙腳更有力了。他跳起來，越過一道峭壁，來到一條地道的入口。這

地道非常寬敞，牆面很光滑。貝殼的確為他指引了正確的行進方向。

我們這位地底冒險家，遠遠地看見年邁的母象，她是她所屬氏族的首領。她帶他走向大南方的草原，避開摧毀他老家的那些紛爭。完成任務後，她就在一棵無花果的樹蔭下進入夢鄉。她的眼底盡是良善與智慧，把同胞的精神傳導到納邁爾身上。安詳的母象撫平了這個年輕人的心靈，確保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他邁出果斷的步伐，遠離那些受苦的鬼魂，驚訝地看著一隻鸛鳥展開龐大的雙翅飛向天際。

貝殼、瞪羚、劍羚、母象……這四位首領皆已逝去，依照祖靈的決定，他們都附在納邁爾的軀體之上。

不過那位尊貴的鸛鳥夫人，雖然年事已高，但現在仍舊活得好好的。

這次她的現身，究竟有什麼意涵？莫非他必須離開這個世界，遠離這些亡者的陰影並重返光明？納邁爾抬起雙眼，發現一個洞口。新鮮的空氣朝他吹拂而來，從岩石間冒出一個身影。

是妮特，是他瘋狂陷入熱戀的那位女祭司。妮特現在還留在被利比亞人攻佔的北方。她現在到底是已重獲自由、成為階下囚，或是……已經死去？納邁爾一面看著她的身影，一面說服自己，這位年輕女子應該已逃離那些敵人的魔掌。或許她躲起來了，懷著希望想到南方與他會合。他靠近一些，妮特卻消失了。內心的疑惑掐緊他的喉頭。在另一個世界見到的影像，是亡者傳達的最後訊息……不是這樣，因為她是鸛鳥振翅高飛後才出現的！甲蟲神廟指示的道路不會騙人，他這一路上要經歷的各種挑戰將會揭露真相。

納邁爾用手指攀住岩石粗糙的表面，開始進行漫長而危險的攀登，於是他身子爬高了。他沒

有一丁點出錯的權力，因為只要一摔下去，立刻就會粉身碎骨。

劍羚的懊惱與母象的謹慎……納邁爾施展這些必要的特質，以便爬向這條垂直通道的頂端。快接近終點時，一隻瞪大眼睛的野獸發出刺耳的叫聲，還露出尖銳的牙齒威脅他。我們這位攀岩人驚嚇之餘，手鬆了開來；他用左手攀住岩壁，並用右手握拳攻擊那頭怪獸。

條地，一隻巨大的鵜鶘用尖喙啄向那山洞守護者的頭顱，也為這黑暗世界畫下句點。太陽船正在無邊無際的天空中航行，危機已經遠離，納邁爾看到眼前有隻羽毛艷麗的鳥從船上飛出。

鵜鶘的巨嘴張得大大的。

由於根本沒有其他出口，我們這位冒險家只好穿過去，心想自己的生命說不定會就此終結。這最終的歷程，不就正好使他返回那無邊無際的海洋中，各種生命的誕生之源？

這鵜鶘便是那母親之海的化身，使納邁爾重新誕生。這個孩子穿過她的身體，迎向白日，沐浴在清晨的陽光下，戰勝了黑暗。

納邁爾目眩神迷、渾身顫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已回到原本的世界。他感覺那頭名叫北風的驢子正以溼潤的嘴磨蹭著他的手。這牲畜的眼裡滿溢著歡樂的淚水。

驢子把頭靠在他那從萬丈深淵脫身的主人肩上，主人則緩緩愛撫著牠。

「我最忠實的朋友……你呢，是永遠不會背叛我的。」

阿比多斯一向被視為另一個世界的入口。此時本地的領主，亦即豺狼氏族的首領，向他走了過來。身材瘦長的他，橘色雙眼炯炯有神，訝異地盯著這小伙子瞧。

「你是唯一活著走出甲蟲神廟的人類。」他說：「跟我來，祖靈在等著你呢。」